

馬彥祥著

學生與藝術

光華書局出版

學 生 與 藝 術

馬 彥 祥 譯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代 行

1932

一九三二年七月付印

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版

1—1500冊

版權所有

本書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學生與藝術

學生與藝術

馬彥祥譯

目 錄

學生與藝術·····	托爾斯泰作
我們應該讀什麼書·····	威爾斯作
論讀書與文學之關係·····	小泉八雲講
論讀詩·····	勃萊開作
何設戲劇·····	韓密爾敦作
論藝術·····	霍爾斯華緩作
托爾斯泰論藝術·····	小泉八雲講

學生與藝術

通常在八點鐘或九點鐘一切功課都完了，(除了較年長的手木工的學生遲完些)於是全部學生都叫囂着跑到院子裏去，互相招應，又即分開到鄉村間的各處去遊戲。有時候他們坐了雪車沿着山農到鄉間；他們帶着武器，坐上了雪車，於是歡笑着出發了，頃刻間雪堆遮蔽了他們，在他們走過的途中隨處遺留着孩子們的黑暗的踪跡。在校外的新的氛圍中，形成了教師與學生間的新的關係：更自由，更單純，而且更可信——之僅有的關係，看起來，這似乎正是學校應該企圖的理想。

不久以前，我們在最高的一級中讀郭戈理的小說。末後的幾節很感動了他們，引起了他們的沉思。

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冬夜，並不很冷，室外的鳥

雲密佈在空中。我們在街頭停立着。那些較大的學生——三年級的學生——站在我的身邊，要我再和他們向前走去。那些較小的學生望了望我們，便很快地跑着下山去了。他們新近受業於一個新的教師，所以他們和我之間的了解與大學生和我之間的了解是兩樣的。

“讓我們到那個樹林裏去”。（一個離着房子有一百二十碼遠的樹林）其中的一個說。費達略是最想去，他是一個十歲的小學生，有着一種幼稚的幻想的但是很勇敢的習慣性。他是最喜歡冒險的，夏天的時候，我見他在一個約摸有一百二十碼闊的池中游泳，時時沉浮於水中，而且還要呼喊那些在岸上的友伴們看他是怎樣的一個有趣的人。我怕他曾遇到危險，心裏很害怕。

現在他因為知道那個樹林裏有狼，所以他想着進去。大家都贊成了，於是我們四個人向樹林進行。另一個學生叫塞麥克的，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體健而且有胆量，領導着在前面走。坡郎克，一個瘦瘠的柔順的而且頗有天才的小學生，是從貧

苦的家庭裏出來的（瘦瘠的原因也許多半是爲了生活不好），傍着我走。費達喀在我和塞麥克的當中，不時地用溫柔的聲調說話：說到他怎樣地在夏天牧馬，說到無可恐怖的東西，也問到：“如果有狼跑出來便怎麼樣”？而且非要我回答他不可。我們沒有到樹林裏去，那裏是太可怕了，就是我們所到的離樹林不遠的那地方也是黑暗的連路徑都幾乎分辨不出，村中的燈光都是被樹林遮蔽了的。塞麥克立停了傾聽着。“止步！這是什麼”？突然地他這樣說。

我們都不作一聲，雖然我們都沒有聽見什麼，但是感到有些恐懼的意味。

“我們怎麼辦呢，如果跳出一隻狼……向我們走來”？費達喀問。

我們於是開始講述高加索的強盜。他們都記得我從前曾告訴他們的一個高加索的故事，並且我還講給他們聽哥薩克民族的勇士。塞麥克領導着前進，毫不畏縮地搖擺着他的寬大的雙肩。坡郎克想依着我走，但費達喀將他推到路邊去了，於

是坡郎克——大概是爲了貧苦，他常常是被屈伏的——只得沿着路邊前進，躲着深深的積雪。

只要知道些俄國農民的孩子的人，都知道他們是不慣於而且不能接受任何愛護，善語，接吻，親密的關係之類的事的。我曾經看見一位夫人在一個鄉村的小學寵愛了一個小學生說：“來，我要結你一個接吻，好孩子”！她真的吻了他，但是這個小學生很怕羞而且覺得是衝犯了，他不明白爲什麼人家會這樣的待遇他。五歲的孩子不應該再有這種溺愛——他已經不是一個嬰孩了。所以當費達喀聽到故事中的恐怖的時候，突然將他的袖管輕輕地碰了我一下，而且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着，我實在覺得奇怪，爲什麼他和其他的俄國小孩不一樣呢？我的話正說完，費達喀便請我把故事廣續下去，而且一定要我適合他所希望的。

“現在不要擾亂我們”！有一次他發怒地向着正在我們的前面走着的坡郎克說。他是很受感動，也很高興，依然緊握着我的手，不使別人阻止了他聽故事的興趣。

“再講，再講！這段故事有趣極了”！他說。

我們走過了樹林，從那一邊走回村裏去。

“我們再向前走吧”，當看見了燈光的時候，小孩子們都這樣說：讓我們多繞一個”。

我們靜然地前進着，包圍在雪裏。彷彿是一個白色的黝暗在我們的眼前閃搖；密層層的雲低壓着，像是有什麼東西把雲霧蓋在我們的頭上。寒風在白楊樹上呼嘯，然而我們所在的樹林後邊的地方還是安靜如常。

我講給他們聽，當一個戰士被圍困的時候，如何地唱他的訣世歌，如何地自刎而死。我講到這裏，便結束了這故事。誰都是默默地。

“他被圍困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唱歌呢”？塞麥克這樣問。

“剛纔他沒有聽見說麼？因為他是要死了”。費達喀表示着一種不耐煩的神氣回答。

“我想他是在禱告吧”。坡郎克說，

大家都以為然。突然地費達喀停止了前進。

“你對我們說過你的孀母她的喉管被刺斷了，

那是怎樣的呢”？他這樣問。（他還沒有覺到極可怕的情境）“告訴我們，告訴我們”！

於是我又把託爾斯泰公爵夫人的恐怖的被刺事件講給他們聽。他們都默然地看着我的臉。

“兇手捉着了”！塞麥克說。

“在刺斷了她的喉管的時候，他不敢在夜晚逃走！費達喀說：“如果是我，我一定很快地逃跑了”。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一些。

我們到了一個鄉村的樹林中停步了。塞麥克從雪堆裏檢了一根枯枝，敲着一株披着雪片的菩提樹。潔淨的雪片從樹枝上落到我們的帽子上，並且在沉寂的林中共響着敲擊的聲音。

“先生”，費達喀對我說：（我以爲他又要說起那位公爵夫人了）“一個人爲什麼要學唱歌呢？真的，我時常在想，一個人爲什麼要學唱歌呢”？

唯有上帝明白：爲什麼他會從暗殺的事情想到這問題上來的。但是從他的聲音，他的誠摯地請求回答，和別的兩個學生的靜寂的注意，誰都會覺到在這個問題和我們前此的談話中有着一種重要

的自然關係。他之發問這問題，也許是因為我曾說過罪惡是由於教育的不足，也許是因為他覺得此刻正是應該鄭重談話的時候，而且他的心目中想要解決一切的問題——無論如何，他的問題在我們是並不覺奇怪的。

“繪畫是爲了什麼呢”？我說着，竟不知道應該怎樣向他說明什麼是藝術。

“繪畫是爲了什麼呢”？他想了想，重覆着說。他問的確是藝術是爲了什麼，却是無從解釋。

“繪畫是爲了什麼”？塞麥克說，“爲了什麼，你畫一切東西，你可以從繪畫做成那件東西”？

“不，那是圖畫”，費達喀說，“但是爲什麼畫外形呢”？

塞麥克的心中並不因此懷疑，迷惑。

“一根棍子是爲了什麼？還有一株菩提樹是爲了什麼”？他說着，依然敲着樹。

“不錯，一株菩提樹是爲了什麼的”？我說。

“作木料的”。塞麥克回答說。

“但是菩提樹當牠在夏天，還未砍例的時候是

爲了什麼的呢”？

“那時候牠是一無所用的”。

“無所用的，真的”，費達喀說，“一株菩提樹爲什麼要生長呢”？

於是我們講到事實，一切的東西並不都是爲了有用纔存在的，還有美麗，藝術就是美麗：我們互相都能了解，尤其是費達喀很能了解菩提樹生長的理由和唱歌是爲了什麼。

坡郎克也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不過他還想到了道德的美麗，就是善。

塞麥克明白了這一點，但是他否認美麗與實用是分離的。他很懷疑（像那些有理性的人所常有的）：覺得藝術是一種力，而他的心中都並不覺得是需要着這種力。

不過費達喀很了解菩提樹在稚弱的時候是很美麗的，尤其是在夏天；這美麗就是牠的存在的價值。

坡郎克覺到把菩提樹砍倒，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爲了牠也是有生命的：

“當我們搾取菩提樹的汁時，正和吸收鮮血是一樣的”。

塞麥克雖然不是如此說，但顯然地在想着一株菩提樹有汁的時候，實在是有些用處的。

要把我們當時所談的話重說一遍，是很可怪的，不過在我看來，對於功用，造型和道德的美麗，我們的談話可說是說得很詳細了。

——托爾斯泰作

我們應該讀什麼書

我們應該讀些什麼書，這個問題不知已討論過多久而未得解決。記得在我孩童的時候，這個問題也曾有過很熱鬧的討論；在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潮發展中，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所謂民主主義的主張，就是每個人應當盡他的能力以成爲一個健全的國民，而且對於他的民族與世界的前途，要貢獻他的基本的有力的意見。然而，如果他不知道應該讀些什麼讀，這就成爲不可能的事。

世界上的民衆，已經逐漸地在明白什麼是教育和學術了。我們已從舊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那社會裏，多數的民衆都是奴隸，或者是屬於下層階級的，他們的生活，只要看他們所表現的，所記述的就可知道。在從前，一般人都不能明白教育和學術；宗教，法律，以及上層階級的意志將他

的命運規定了，因此完全依着支配者的意思如何而被操縱着，結果，勞苦終生而死，誰都會忘却了他。

在那時，祇有少數的人能够具有終身研究學術的精神以及用自己的意志來運用自己的能力；這種人現在還是不多。這是一種貴族的觀念。然而健全的民主政治，就是一般的貴族政治。在未來的民主國家中，每個人民都可成爲學者或是政治家。在民主政治十分健全的時候，這種努力於研究學術的觀念，一定是很普遍的。凡是關於人類的欲望，目的，意識的事情，不論男女民衆都將踴躍地參加，要解放人類，選舉是不足恃的，只有靠知識。如果不絕努力的求學精神一旦能成爲普遍的習慣，那麼所謂法律的民主政治和選擇上的平等，不過是一種熱望和形式罷了。

正因爲大家都感到了這種事實的真諦，所以在目前，我們應該讀些什麼書的問題又發生了。在目前的新時代中，學同是永無止境的。那些以爲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是與終身有關的，以及讀了必